

教他們抓緊詩意

李家樹

香港大學中文系

為甚麼教寫新詩

不說甚麼高深理論，人對周遭的事物有所感受，然後用精煉的語言、文字把心中的感受抒發出來的，就是「詩」。詩人追求的，是如何將他的感受提昇、轉化為含有「詩意」的語言、文字。我的理解是：不管任何形式，凡是含有「詩的意境」的，都可以稱為詩；所以，不管是律絕句，或是用白話寫的新詩，只要其中確實含有詩意，就可以是詩。否則，隨便地寫幾句話，當然不是新體詩，即使用五言、七言把句式弄得整齊了，又押上了韻，倘若不是含有詩的意境，也不可算是詩。

教青少年寫詩，是教他們抓緊詩意。無論寫舊詩好，或者寫新詩也好，都是要求他們捉住剎那間的心靈觸動，並進行思考、過濾，再用精煉的語言、文字抒發出來。通過寫作詩歌，青少年刺激了他們對周遭事物的觸覺，處理事物的能力也同時提高了，這對他們的成長來說，是有莫大裨益的。他們自始懂得感受、欣賞人生，懂得觀察、表達，所接受的美學教育，非其他學科能夠相比，又是不言而喻的。

根據我的經驗，教青少年寫新詩，比較容易入手，因為新詩用現代的語言寫出來，接近生活，易為青少年接受。文言、白話之爭是老生常談，隨著漢語的發展，書面語和口語密切結合起來，寫作舊詩我並不反對，但是，新詩的地位已不容否定，誰代替誰的爭論不必再度提起。

不能排斥新詩

押韻是舊詩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特別到了唐代形成了近體詩的格式，韻腳和格律結合為一體，於是，韻腳和格律就成為詩的重要標幟。這一根深柢固的觀念，使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的新詩，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被人接納。

由於句式整齊，詩是拿來吟詠的，甚而是朗誦的，有韻的詩篇，給讀者一種聽覺的美感；但是，到了今天，現代新詩跟散文、小說一樣，變成了是可以給人閱讀欣賞的，句式整齊不整齊，押韻或不押韻，反而是次要的問題了。

要知道，文學的形式是不斷演變的。當西周、春秋時代《詩經》兩兩節奏的四言句式，既不能負載人們越來越複雜的思想、感情了，戰國後期《楚辭》的句式就首先破壞了《詩經》四言的形式，其後到了東漢進一步衍變為五言詩。五言詩經過將近七百年的一段漫長的時間，到了初唐，五言句式既不能再容納詩人的敘事和抒情了，七言的形式就被初唐的詩人大量地採用。當七言句式再沒法適應當時的語言和思想，在宋、元期間就衍變為不規則、多了「襯字」的，叫做「詩餘」、「詞餘」的詞、曲。新詩的出現，也是這種原因；有需要把句式適應現代的語言和思想，句子就可以不依格律，並且無限制地延長了。

詩到了現代可以不依格律、無限制地延長，有它的發展的歷史軌跡，實在不能因為這個因素而把新詩排斥。對於新詩，應該以現代的眼光去批評。當然，對於不依格律，句子無限制地延長，又不押韻的東西，要決定它是不是詩，與散文有甚麼分別，還得看它是不是含有詩意。

抓緊詩意

甚麼是「詩意」？甚麼是「剎那間的心靈觸動」？可能比較抽象，難以解答。其實，散文也可能含有詩意。試看以下兩段文字：

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而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明歸有光《項脊軒志》）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朱自清《背影》）

這兩段文字都不講押韻，不依格律，不限字數，但是，情感充沛，作者的「剎那間的心靈觸動」，借一些往事的回憶，把對父母親的深切懷念表達出來，只覺詩意盎然，跟詩沒有甚麼分別。唯一不同的是，散文沒有詩那麼精煉，所以篇幅大概比詩來得多。

真正的詩是這樣的：

風是這樣的冷，
樹是這樣的瘦，
.....

小河，河邊樹，樹上的鳥，
天邊，雲，
風前的沙，沙裏的人，
一切啊……
牲口，車子，——走。（俞平伯《北京底又一個早春》）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卻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劉延陵《水手》）

第一首是作者描寫北京早春的一首詩裏的幾行，淡淡幾筆，就繪出了北京這座古都的早春所特有的景色，意境工巧，語言洗練。詩儘管寫得隨便、自由，但是，感情率真，讓人讀起來依然覺得詩意濃郁，可與元代馬致遠那首《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媲美。第二首也是著墨不多，已經把環境的冷清，水手的孤寂呈現在讀者眼前；月、天、船、海是靜靜的，水手想家的心卻是跳動的，情懷掩蓋不了，牽掛的人兒就不斷在腦海中繚繞。全詩寫來意境清新，和諧自然，使人不得不同意它是一首上乘之作。

抓緊詩意，是把詩寫好的第一步，在我看來，不難掌握。有的新詩，先不談有沒有格律、有沒有押韻，因為不含詩意，根本與普通散文差異不大：

你最愛那腳下的路，路
我也愛。記得有人說過
不用擔心到達，重要的是
走那條路。看它是否

朝著我們挑選的方向。
在路上，我們相遇了又
離開，愛情咬得我們好
苦。而你這初生的牛犢

憑幻想的翅膀，去衝破
世俗平庸的網羅。自從
你領悟了人生的真諦：
自由不只屬於你，不只

屬於我，人類的共同的
命運——這愛情的堅貞和
永恆的基礎。我們懷著
頑強的信念，去探索去

追求，在生活的海洋裏
不再感到孤單與寂寞。
縱然命途多舛，滿天的
陰雲如墨，為迎接朝陽

準備著：隨時獻出自己
有多少好兄弟、好姊妹
在我們前面走過去了。
跟上，去完成這偉大的

歷史使命！而今你剛剛
邁出這第一步，陷阱便
收留下你——一個嚴峻的

黎明前的考驗：酷刑和

鐵窗生活，較破滅愛情
更現實的痛苦。這是段
極難挨的時間哩！我們
相隔如重山—三尺之地

呵呵你熱愛那路，現在
你的路，在我們的腳下
生命的意義，為了征服

它，你已嚐到最初的蜜（杭約赫《最初的蜜——寫給在獄中的M》）

杭約赫（曹辛之）是詩人兼美術家，善以不同的語言風格處理廣闊的社會生活圖景。這首詩是他的刻苦經營，嘗試為新詩的寫作找尋一條新的途徑。全詩分作八段，每段四行，每行九字及一標點符號（兩字位的破折號「——」也改為一字位的「—」）；為了遵守這嚴格的分段、分行規則，斷句時曾經調整，雖然有些斷句顯得很不自然。他把作品弄得似詩，但是，這真的是詩嗎？我只覺得徒具形式，其中不含甚麼詩意，把普通散文硬分段、分行罷了。

每個人都有「剎那間的心靈觸動」，視乎能否捉住，並用語言、文字抒發出來。試看：

臺下掌聲響起
滿神氣的娃兒
一個個挺胸、拾級而上
我兒鼓著小腮 木然呆坐
爸爸，明年
我一定要上臺領獎
我兒靜靜向我許下宏願

我兒要看電影
太晚了 明早還得上學
怎勸也無效
幸而戲院門前
招牌高高掛著——
今天放映

「人皮燈籠」

我兒死拉也不肯進去 (禿筆《我兒》兩首)

聊聊幾筆，平平淡淡，小孩幼稚、天真、嬌憨的語氣和神態卻活靈活現，躍然紙上，詩意可說是自然天籟，一揮而就。抓緊詩意，每個人都是詩人。

不妨講究音節

抓緊詩意，每個人都是詩人，但是，詩總是有機會拿來念的，也不妨講究音節，拗口的還得調整，在聽覺上產生美感。試看：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

這首詩在作者詩中是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每節一、二、五行都可以說以三頓組成，只有第二節第二行出格，多了一頓，三、四行是兩頓，韻式是aabba。全詩音韻悠揚，朗朗上口，和諧自然。

教青少年寫詩，屬於美的教育。教他們捉住「剎那間的心靈觸動」，是叫他們去感受、欣賞人生，從而提高觀察、表達的能力，以我的教學經驗來說，是知而易行的事；詩作音韻上的調節，也不困難，略加提點便可。